



姚 平

哲學家是最善於想像的，充其一生，在一個迷失的境域裏，把自己圍困在一個封閉的城堡中，找尋自我的存在，藉著客觀的方法，解釋自己主觀的思想和意見。哲學只是在空蕩中，探索生命的價值嗎？也許是的，但是還沒有找到一個肯定的答案。

醫學是哲學的一門，是科學中最違反科學的學問，科學是尋求解釋自然現象的途徑，醫學却是反其道而行，名為科學的分支；但是却大量包容著玄空的奧秘，和無知無解的意識。你能否認死亡是生命的終點嗎？不能！當生命開始發出動力的訊息，死亡就逐漸的威脅、抵觸生命的動力，這是事實，但是生命的實質意義，不在它的終極，而是強調過程，把有限的力量，建築在生命過程的指標上，不是消極的否定它。所以，當一個人提出生命可重返時，也許死亡不是終點，只是一個轉換點。

醫學從古老的東西社會，演變到今天最熱門的分子生物學，和遺傳工程學，不外是探討起源和轉變，這是永恒的理想，美麗的憧憬，但是也造成道德淪喪的根源，庸醫、斂財的無道醫生，職業不過是謀生的憑藉，拿「死亡的要脅」、「苦痛的摧殘」為營生，是醫生的職業本色，這其中的矛盾，很難有所突破。生命著重在歷程，歷程的挫折也是生命變化之一，延續生命的力量，並不是每個人都擁有，求醫問藥，也已成爲生命過境的一部份，醫生

就是藉此，發揮人類生命的力量，從此得到一份生活的享受。

或許很多人，對一個準醫生投以羨慕、讚賞的眼光。但是可有想到職業中的選擇，並不是興趣的選擇，而是時髦的追求，醫生已不全是為解決生命的變化；固然全力在研究探索，仍脫離不了累積財富的慾望枷鎖，有人抱持醫生應當享有相當財富的看法，因為他們陷溺在生死之間找尋一個肯定，而這是許多人難以忍受的。也有人持著鄙視和否定的觀點，因為以「死亡的要脅」、「生存的危害」做積財的手段，太忽略道德、良心。

拋開成見，針對理性的判斷，一個奄奄氣息的人，懇求醫生延續他的生命，這不是道德、財富的問題，而是生命享有的要求權利。醫生盡了職，對於個人是一種能力的考證，對於社會的影響，極可能造成無法預測的結果，因為生命的原動力是造成燦爛生命過程的要素，而死亡是一切活動停息的訊號，這是矛盾和道德的交織，不是觀念上的落伍。財富也只能當作醫生延續生命社會的陪贈品。

從前在一供奉保生大帝、財神老爺的廟堂中，有一付極幽默的對聯：「縱使有錢難買命，須知無藥可醫貧。」在藥品、財富關聯的醫生社圈裏，也許只有在接觸、感應中，才可以減少這兩者的矛盾，做一合理的調當。